

長相思 01

鬼妹◎著

一夜王妃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一夜王

鬼妹◎著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夜王妃/鬼妹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229-00673-0

I. 一… II. 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8105号

一夜王妃

YIYE WANGFEI

鬼妹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陶志宏 袁 宁

责任校对: 何建云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68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0673-0

定价: 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	楔子	
004 /	第一章	恨相逢
018 /	第二章	爱情之始
030 /	第三章	仇恨之始
045 /	第四章	终难忘
059 /	第五章	断肠诗
075 /	第六章	若别离
089 /	第七章	龙飞凤舞
103 /	第八章	仇恨之末
114 /	第九章	终别离，初相见
123 /	第十章	轮回之命

135/	第十一章	侬为君痴君不知
149/	第十二章	终无悔
156/	第十三章	保护之绝响
164/	第十四章	空尾放手
175/	第十五章	万水千山
190/	第十六章	最后的记忆
203/	第十七章	命运
214/	第十八章	如若不相见
224/	第十九章	胭脂扣
232/	第二十章	燕尾绣
244/	第二十一章	落日的余晖
254/	第二十二章	终结
262/	尾章	誓言重启

楔子

她只是善良而已，在自家后山遇见受伤的他并救了他。只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举措已经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了深层的灾难之中。

“请不要发出声音好吗？”程漫焉的小脸上写着淡定，声音很轻，轻得只有两个人能够听见。为他包扎伤口的动作却是丝毫没有停下来。即使是在黑暗的洞里面也是能够看到男子那双如鹰般发亮的眼睛。洞外是成群的搜寻队伍，而男子眼中似乎没有任何的紧张，这让程漫焉有些不解，但向来不多话的她对自己不该知道的事情是没有兴趣过问的。

她只是善良而已，在自家后山遇见受伤的他并救了他。只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举措已经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灾难之中。

男子如鹰般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她的脸，她看起来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却已经出落得美丽动人，若是再过几年肯定是个美人。

“你叫什么名字？”他说话的音量说明他是丝毫不介意是否会把外面的人引进来的。

“程漫焉。”程漫焉眉头微微皱着，她的声音很小，却表现出对他的声音过大的不满。他给她的感觉就是最好不要惹到他，就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却没有父亲那么可怕。而这个时候，她的手已经停了下来，伤口也已经包扎好了，她唯一希望的就是他不再发出声音，因为她并不想被他连累，自己救他的举动很有诚意，但是若是被发现的话，爹爹不知道又要把她关进地牢多长时间了。

男子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对她的表情并不是很满意，随之一扫脸上的阴霾。

“程漫焉。”他低声念着她的名字，双眼却直望进她的眸子里，看到她眸子里



一夜王妃 YIYEWANGFEI

平静之下竟然隐藏着些许慌乱，而这一丝慌乱又怎能逃得过耶穆寒的眼睛呢？

突然间，他的手直达她的下巴，让她吃痛地哼了一声，却是记得外面有人在没有声音太大，但是在他与她四目相对的时候，她突然害怕了。十二年来潜在自己心底的害怕突然就迸发了出来，直觉告诉她，她的命运将会和这个男子有所牵连。

“记住我的名字。”他的声音并不那么冷，仔细听还能听出一些温柔来，“耶穆寒，这个名字将会让你的人生发生转折，让你此生无憾。”他的声音并不大，却带着威严，带着胁迫，带着命令，还带着——肯定。

程漫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慌乱过。她看着他那深不见底的眸子，却看不出任何信息来，只有恐惧——自己的恐惧，但她并不开口说什么，她觉得没有必要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他的手力道真的很大，让她的下巴很疼，长时间以来受的压迫让她学会了不再吭声，即使是在现在。

“说话。”耶穆寒的声音冷了几分，刚才那一丝温柔已经消失不见了。他要的只是她的肯定，证明她听见自己的话了。

程漫焉并不反驳他而是说：“你会把外面的人引过来的。”外面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接近这里了。

耶穆寒嘴角带着一丝冷笑，“他们已经过来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漫不经心，想要把他留在这里也要先问他愿意不愿意。

“那你还不快走！”毕竟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即使再早熟也是会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惊慌的，可眼前的这个男子看起来却完全像是个事外人一般。

“回答我的问题。”沉稳的耶穆寒并不在意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只是要她的回答。他的问话，向来没有人敢不回答他，而此刻也是如此，一股天然的王者之气在他周围散发着，程漫焉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心思去想这个。

他的问题？程漫焉愣了一下，但是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让她妥协了。

“我会记得你的名字，耶穆寒。”她直对他的双眼，此刻想的却是让他尽快离开，不要拖累自己。

耶穆寒嘴角的笑容加深，却没有丝毫感情，他放开程漫焉的下巴有趣地看着她，他知道她的紧张绝对不只是为了自己。

“现在。”程漫焉深呼吸了一下，“请你离开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小小

的身子已经依稀能够看出点婀娜之态。

耶穆寒嗤笑一声站了起来，足足有两个她那么高。他弯下腰，“记住我说的话，你的命运将因为我而改变。”说完后在程漫焉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只留给她了一个背影，如她所愿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程漫焉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之中，他说得是那么的肯定，仿佛自己的命运真的就会和他联系在一起一般，可是他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而此刻她已经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惊觉过来的她却是发现自己手里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块自己并没有见过的令牌，只来得及看了一眼就赶快塞入了怀中朝着洞外走了出去。

程家大堂外。

程漫焉跪在那里，毒烈的太阳晒在她的脸上让她已经没有知觉了，因为她已经在这里跪了整整一天了。

“老爷，四小姐对这样的惩罚已经习惯了，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说的，为什么不换种办法呢？”程天顺的小妾如云的嘴角带着冷笑地看着程漫焉，对这个老爷最爱的夫人生下来的女儿没有丝毫的怜悯。因为夫人是生她的时候死去的，因此程天顺一直都是把这个女儿当做仇人来养的，而现在她却是长得越来越像他那死去的夫人柔依，这让他更加疯狂地虐待程漫焉。而如云正好是趁了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兴风作浪的。

“那夫人说？”他的手里拿着那令牌，那分明是耶穆寒的令牌，只要能够抓住耶穆寒，那么他就在整个皇朝立了大功，前途一片美好，可是这个死丫头就是不肯告诉他这个令牌是哪里来的，而那山洞里哪还有什么人？他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阴狠，若是别的儿女的话，或许他还会有仁慈之心，可是这个女儿害死了他最爱的女人，他不能放过她。

如云嘴角带着冷酷的笑在程天顺耳旁小声说着话，或许是程漫焉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看了两个人一眼，整个身子颤抖了一下就失去了知觉。而她的命运却是已经再次被别人安排并出卖了。



第一章 恨相逢

程漫焉眼角有泪水流出——亡国了吗？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到来，却是不知道竟然这么快，而这个消灭了她国家的人就躺在自己身边，可是自己却把最宝贵的贞操献给了他。

四年后。

程漫焉已经把手中的丝绸揉得不成样子了，自己在宫中四年来处处小心不让那好色的老皇帝见到自己，却是没有想到竟然被自己的父亲出卖，在皇上面前提起自己来，以至于让皇上亲自点了自己的名字来侍寝。

她不恨，真的不恨，无论父亲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吗？因为是她杀了他最爱的人。

而此刻的她正裸着身子等待一个好色的老男人把自己多年的贞操夺走，这让她感觉到恶心。可是她相信命运，也许自己命该如此。

轻轻叹了口气，已经能够听到那并不是很稳重的脚步声在一点一点地靠近这个房间，程漫焉的心跳瞬间加速，知道这一刻是早晚会来的，却是没有料到竟然这么快，这让一丝不挂的她无处可躲藏。在四处张望之后，她只有放弃了，结果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去躲藏什么呢。

想到这里，她颓然地坐在了床边，而此刻门已经被打开了，透过那薄薄的床帘她依稀能够看见那东倒西歪的身影被别人搀扶着。而自己即将把保留了十六年的贞操给这样一个又老又好色的男人，除了认命之外，她什么都不能想。

“美人，美人来了没有……”老皇帝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还是记得他的美人。

旁边立刻有了细声细语的太监的声音：“皇上，早就来啦，您就等着好好享



用吧，听说可是个美人坯子呢。”那声音中不难听出谄媚和奸诈。他是没有见过程漫焉的，皇上也没有见过，只是碍于程大人的面子才答应临幸他的女儿的，但是据说可真是个美人坯子，竟然在宫中这么多年都没有被发现，真是可惜了。

一听说是美人，老皇帝立刻来了兴致，粗鲁地推开搀扶着他的两个太监，“都给我滚出去！”

说完那一双色眼直直地盯着那薄薄的床帘，依稀能够看出一个妙龄女子端庄地坐在那里。老皇帝发直着双眼直接走了过去。

程漫焉闭着双眼，这一刻，终于还是到来了吗？而六皇子，六皇子在哪里？若是老皇帝能够看清楚的话，会发现她眼角依稀还有一些湿润。

“美人，朕来啦。”他一个侧身拱进床帐里，纵使有些不稳当也是知道“温柔”两个字要怎么表现出来的。他那满是酒味的气息在程漫焉的脸上呼来呼去，让她觉得恶心，却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在朝着自己压来。她十六年的贞操，她的命运，就该如此吗？

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并没有感觉到老皇帝的侵犯，只是听到一声什么物体落地的声音，睁开眼的瞬间，她吓了一跳。

眼前这个满脸冷漠霸气的男子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而他却是已经朝着自己压了下来，她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能够看见他眸子里竟然有温柔？

“我还是来晚了吗？”他一把扯下帘帐和龙床上的被单把她那赤裸的身体包裹了起来，眼中竟然有些疼惜和后悔。他该早点来的不是吗？但是这已经打破了他的计划了。

程漫焉从他那略微带着点霸道的眸子中走了出来，“你是谁？”她挣扎着身子，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是全身赤裸。“放开我！皇上呢？”皇上怎么可能允许一个陌生的男人进自己的龙帐？！

耶穆寒的眸子中闪过一丝冰冷，一只手捏着她的下巴，“你还想那老皇帝？”他的眸子中闪过一丝犀利的光，一把将她抱起来，另一只手上的刀已经出手并准确地砍下了已经倒在地上的老皇帝的头。

程漫焉安静的眸子里第一次有了如此的惊讶，怎么可能？保护皇上的人呢？这个男人是谁？

耶穆寒的眸子更是冷了一层，“心疼吗？自己的靠山没有了？”显然他是误



一夜王妃 YIYEWANGFEI

解了，以为她只是一个爱慕名利的女人，而四年前的她甚至可以不要性命地救他。

“你……”程漫焉的身体突然热了起来，她知道那是宫内秘制的，供老皇帝取悦的春药发生作用了，那是每个后宫的女子被临幸之前都要吃的。

“你的命运将因我而改变，而你的贵妃梦，还是醒了吧！”他的声音中多少是有些恼怒的，这对于向来不轻易外露感情的他多少有些不符合，而他却是已经为这个女人破戒了，原本他并不打算今日就攻陷这个已是囊中之物的国家，但是四年前他就宣布已经是他的女人竟然被这个老皇帝强占，若要怨，只能怪他们皇帝看上了他的女人。但是他还是来迟了一步，那就让这个国家的子民为她做陪葬品！

耶穆寒看她一眼，眸子中的冰冷已经代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全部杀了。”他说出的这句话是不带任何感情的，在他的信念里，这是在为她报仇，或者说是因为自己恨自己来得太晚，但是这却为她日后对他的恨招来了许多的伏笔。

程漫焉全身因为那药性的发作而疼痛难受着，依稀能够听到他说的“杀”字。

杀？杀了这里所有人吗？这些都是她国家的子民，怎么能杀呢？“不，不要杀他们，求求你……”无论他是谁，她都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的国家，但是显然她此刻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耶穆寒的手下看到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就把头低了下去，此刻他该如何去做？

耶穆寒停在那里，看着程漫焉那迷离的双眼，她的脸色让他多少看出一些不对劲，而她在自己怀抱中蠕动的身体就让他怒火再次升了起来，这是他的女人，那个狗皇帝竟然敢染指！还敢用春药！

“杀！”他的口吻中的冰冷已经告诉所有人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下一刻凄厉的喊叫声已经遍布了整个皇宫，进入程漫焉的耳朵里的，却是已经开始混乱。疼痛、残忍、冰冷，所有的感觉都合在了一起。

“求求你，不要……”她的声音在这样残忍的场面中却是那么的弱小，而耶穆寒却只是留下了一个冰冷的背影，抱着程漫焉消失在了这个已经失去了政权的国家。而这片土地，将纳入他的旗下，就如其他几个已经消失的国家一样。

他抱着程漫焉迅速回到军营里，在所有士兵惊讶的眼神中直接走入自己的王

帐。此刻的他只是不想她再受到任何委屈，任何疼痛，其他的他都不去想。平生第一次这么想要得到一个女人，平生第一次这么不顾一切。

“求求你！”程漫焉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处于飘零之中，却依然想要所有的子民都好好地活着。她双手环抱在胸前，她是那么疼痛，那么热，那么难受，但却依然记得她国家的子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要救他们，要救她那只小她一岁的妹妹。

“放过他们……”她已经看不清楚任何东西了，甚至是耶穆寒那一望无底的眸子。若是能够看得清楚，她大约是不会发出这样的请求的。

“伤害你的人……”耶穆寒的声音中没有任何感情，“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死。”

她再没有能力去反抗了，因为这样一个等了她多年的男子怎么可能会放过她呢？

激情过后，整个世界仿佛都静了下来，除了呼吸声，其他的都显得那么脆弱。

程漫焉眼角有泪水流出——亡国了吗？虽然她知道这一天早晚是要到来的，却不知道竟然来得这么快，而这个灭了她国家的人就躺在她身边，而她却要把最宝贵的贞操献给他。

她要杀了他，她要为自己的国家报仇，要为她国家的子民报仇。这是她心里唯一的想法，把自己的贞操给了一个仇人，她该如何甘心？

终于，她鼓起勇气去摸索着他放在床边的佩刀，现在就杀了他，为她的国家，为她的子民，为她的家人，为她那可能已经死去的妹妹报仇。

她甚至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那么激烈。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多少是有些心虚的，但是想到死了那么多的人她就又有了勇气，她并没有想过要害谁，她这么做是大义的，即使死了也会让很多人都记得她，不是吗？

她的手轻轻地环过他的腰，心却是跳得更厉害了，脸上有些发烫，但是她必须杀了他。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她国家的子民，她都要杀了他，无论他是谁，即使他是那使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左贤王耶穆寒。

而她的手却是颤抖的，因为佩刀在他的身后，她必须离他很近，两个人都没有穿衣服，这就让她的进度大打折扣了，甚至让她有些不忍心了。

连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多久，她那颤抖的手终于摸到了那把刀，



一夜王妃 YIYEWANGFEI

而她的眼睛一直在他的脸上，惟恐他醒过来，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即使他是在沉睡中也给她一种压迫感，这样的男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为什么在睡梦中还那么冰冷，那么傲气？烛光下那清楚的轮廓竟然让她有些心动。

她小心地把配刀拿过来，她朝里面挪动了一下，每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轻，惟恐他醒了过来。对，她现在就要杀了他，杀了这个毁灭了她国家的人。但她拿着配刀的手却在出汗，竟然有些不舍，有些恐慌，六皇子，你在哪里？我需要你给我勇气。

终于，她把刀拔了出来，刀身在这样的黑夜里竟然反射出白光，就如在烈日底下一般，她的心惊了一下，抬眼去看耶穆寒的眸子，而他正在看着自己！

她一下就愣在了那里，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忘记了。

“这么恨我？”他轻轻地拿开她手中的刀，“这把刀是有主人的，只有我才能用。”他的声音中没有丝毫的严厉，却是有温柔在其中的。

程漫焉的手抚上他在自己脸上的手，竟然是有些颤抖的，声音中却依然是冷静，“我要杀了你。”她覆盖在他那大手上的手却是那么的轻柔，微微还带着一些颤抖，声音却是那么的坚定，现在杀不了，可以等以后，总有一天她要杀了他。

“以后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因为这是他的女人，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没有被任何人染指过的。他要把此生的爱，全部留给她。

“现在睡觉好吗？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爱人，他的温柔只给她一个人。

整个王帐再次安静了下来，甚至连那呼吸声也不见了，静寂得让程漫焉的心僵硬，以至于整夜无眠。

次日。

“表哥！”一个娇嫩的女声穿过空气而来，让耶穆寒的眉头轻轻皱了起来，下意识地看了眼还在沉睡之中的程漫焉，“听说你昨天从那狗皇帝的寝宫里带回来了一个女人？！”她的声音中带着些许尖锐，任何人听了都不会感到舒服。

耶穆寒那淡然的眸子里没有丝毫起伏，“出去。”他的声音不咸不淡，却是有着绝对的威严。他说话向来是说不二一的，对任何人都是，即使是这个在皇朝里出了名的刁蛮公主。

旋页公主脚一跺，转过头看了眼依然在沉睡之中的程漫焉，脸上更是愤怒，即使是对皇上她都不害怕，却是最害怕这个表哥耶穆寒。

“表哥！”她的声音中除了刁蛮之外还有一些撒娇，却并不敢多说其他的。

耶穆寒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些，“出去。”他的话向来是不说第二遍的，对她已经是宽容了。

“表哥，她是谁？”旋页公主的刁蛮劲儿又上来了，从小到大她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嫁给他，亦是给了他无数的暗示，甚至还向皇上说过，这个木头却是一直没有表示，身边的女人换了又换就是对她不屑一顾，而今天又带回来一个女人！他要她怎样才甘心？！

“来人。”耶穆寒不再看她一眼，直接要自己的属下把她带出去。

“好嘛！”旋页公主嘴一撇，“我这就出去嘛，但是……”她还想和他讲条件，却总是忘记他从来是不和别人讲条件的，在看到他那警告的眼神之后只好闭上了嘴巴，最后看了他一眼才走了出去。

“去打温水来。”在旋页公主离开之后，他的声音多少平缓了一些，看着程漫焉背影的眼神还有一些温柔在，而他的吩咐却是并不需要看身边的侍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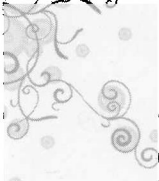
侍女恭敬地俯身说了声“是”，就走了出去，心中却是有些惊讶的，从来没有见过王爷竟然把一个女人带入王帐来，而且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

耶穆寒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并不去触摸程漫焉的身体，只是说：“漫焉，呆会儿会有人伺候你沐浴更衣，本王现在有事要出去。”顿了下，他又道，“晚点本王再回来看你。”

程漫焉是早就醒了的，只是不愿意面对他，对他的声音亦是充耳不闻。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耶穆寒站起来走了出去，在那之前，把散落在她身边的被褥盖在她身上。

对耶穆寒的这个细小动作，程漫焉没有感动，她甚至不想见到这个男人，这个毁灭了她国家的男人。她只有恨，为什么昨天晚上要心软呢？只要自己动作快一些，他现在就已经是她的刀下之魂，为什么自己要手软？她恨！她恨！这样的恨让她把手紧握起来。

已经是初秋，温热的水洒在她的身上，她却是没有丝毫知觉，只是任由仆人们为她洗浴，而她的心已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她看不清她自己，为什么她还在



一夜王妃 YIYEWANGFEI

这里，为什么她还活着，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不哭，哭是弱者的表现。她要做的就是杀了他，为所有人报仇。

可是她是那么的心痛，那么的麻木，痛到连自己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紧闭眼睛，这样才能够把昨天晚上的一切都抹掉。

抹掉那老皇帝是怎么死在自己面前，抹掉她的子民是怎么死在这个男子的手下，抹掉这个男子是如何占有自己的。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不委屈，只是痛。现在，她已经是一无所有并且背叛了自己国家的人，她没有资格来疼痛，没有资格哭泣。

“哟！”又是旋页公主那刁钻中又带着讽刺的声音，“一个亡国奴竟然还有脸让别人伺候着，我说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啊！”对耶穆寒的每一个女人她都没有心软过，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周围的侍女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僵硬在那里，谁都知道旋页公主那刁钻的脾气，一弄不好就是要人头落地的，这个时候可是谁也没有勇气去得罪她的。

程漫焉的眸子甚至动也没有动一下，只听那声音就知道是今天早上那个女人，既然她喊那个男人为表哥，那么必定也是身份不一般的人，因为她曾听见侍从喊他为王爷，那她至少应该是个公主。

“你倒是回答我的问题啊！”旋页公主的脾气一下就上来了，抓过侍女手中冲水用的东西用力甩在水里，让那水花溅了程漫焉一脸，她却依然没有看她一眼，因为没有必要。

“公主有这么大的火气，为什么不找王爷去发呢？”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就像是讽刺她一般。这到底是哪里？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灭了她的国家？而他们都是谁？久居深宫的女子啊！竟然连自己的国家是怎么灭亡的都不知道。

旋页公主一听这话更是来气了，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揪住她的头发道：“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来这里做主子啊，你现在只不过是个亡国奴，奴——知道什么意思吗？”她的声音是那么的狠，而程漫焉是宁愿她现在就杀了自己的。

她没有料到程漫焉竟然回答了她的问題，“知道。”是的，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她自己再清楚不过了，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眼看着子民死亡，她怎么能够不明白呢。

“那就滚出来！”旋页公主的脸几乎贴在了她的脸上，“干活去。”她的声音中带着威胁，带着得意，她只不过是个奴隶而已，等表哥把她玩腻了就扔去当军妓，

看她那时候还能拿什么和自己比。

程漫焉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直接用行动回答了她，因为她已经站了起来。而周围的侍女们硬是没有人敢去扶她。

程漫焉旁若无人地穿好衣服，挽好头发，俨然一个出浴美人，让旋页公主更是气愤，只见她拿起书桌上耶穆寒为程漫焉准备的胭脂就朝着程漫焉扔了过去，而程漫焉并不闪躲，只是任那各样颜色洒满了自己一脸一身。

旋页公主嘴角带着得意的微笑，“跟我来，从今天开始你就去厨房帮忙，还要把所有士兵的衣服洗了。”她得意地命令着她，然后径直走了出去。

等耶穆寒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全身脏乱的程漫焉在利索地打水，而她像是并没有发现他已经在她身边站了好久，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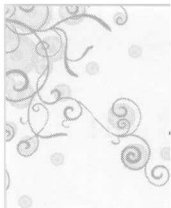
耶穆寒冷冷地看着她，“你宁愿做这样粗杂的事情也不愿意做本王的女人吗？”他的声音几乎已经没有了温度，她做这些只是在默默地反抗他，她恨他。这些他都知道，却并不喜欢她做得如此明显，或者说是心疼她做这样的粗活。

程漫焉并没有看他，而是往硕大的盆子里添满了水并把士兵们的衣服放了进去。

耶穆寒站在她的身旁，一把拉过她的胳膊让她不得不面对着自己，“回答本王的问题。”他冷冷地看着她几乎想要杀了她，却是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这个自己等了四年的女人。他口吻中的霸道和威严是任何人都必须去面对的，而程漫焉亦不例外。

“是。”程漫焉冷静地看着他，给了他自己的回答。她是个亡国奴，亡国奴怎么有权利享受荣华富贵呢？她没有权利，也不想拥有这个权利，不然她会更恨自己。既然是奴隶，那么做所有事情都应该像奴隶一般。

下一刻耶穆寒的手已经紧紧地卡在了她的脖子上，“知道吗？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违背本王的意愿，只有你，程漫焉。”他的眸子更是冷了一些，这个女人已经是他的女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倔强。若是她温顺一些，他可以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柔情全部都给她，可是她却不要！多少女人争抢的东西她却一点也不稀罕！



一夜王妃 YIYEWANGFEI

程漫焉闭上了眼睛，既然报不了仇，那就死了吧！死在自己仇人的手下也总是好一些的，最起码也死得很壮烈不是吗？

“想死？”耶穆寒的声音中带着一些讽刺，“没那么容易！记住你的使命，你说过要杀了本王的，在本王死之前你又怎么能死呢？”他的手慢慢地松开她的脖子，一点一点的，告诉着她自己的使命，他不允许她死，最起码在自己死之前他不允许她先死。

程漫焉没有回答他的话，若是杀他那么容易的话，她也早就已经死了不是吗？他和自己都知道她并没有那个实力。眼角有泪水流出，何时她才能够报仇，何时她才能够再回到六皇子身边，六皇子，他死了吗？

“睁开眼睛看着本王。”耶穆寒的声音已经平静了下来，却是比刚才更冰冷了一分。他的声音中完全是命令的口吻，而程漫焉亦是能够听得出来。

她缓慢地睁开眼睛看着他，眸子里那股幽怨和平静竟让耶穆寒心疼了一下，这是他的女人。

“从现在开始，本王给你所有的机会来杀了本王，而且本王死后保证你能够平安地离开，用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来挑战吧。”他看她一眼然后毅然转身而去。她不想做他的女人，那么他就给她另外一种身份。

程漫焉站在那里良久，不知道自己是该喜还是该忧，或者是脑海一片空白。在昨天晚上他也说过会给她机会杀了自己的不是吗？

此刻他就站在自己身边说给她机会杀了自己，说要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杀了他。她的嘴唇微微颤抖，她自己的力量，她现在还有力量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周围是陌生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她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突然想到了死，可是六皇子呢，她若是死了六皇子怎么办？而且她就算如此死了，她死的价值又在哪里？但活着却是另外一种煎熬，这样的日子她到底还要忍受多久？命运对她，为什么总是如此的不公平？

在深夜里她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虽然是其他人在交头接耳，却显然是在对她说的。

“王爷要收这个新来的女人做义女！”紧接着又是，“这怎么可能？她有什么资格？不过是一个亡国奴而已！”说着还不忘记回头对着程漫焉讽刺地笑。

程漫焉一下就愣在了那里，一时间竟然不能接受这个消息。义女？昨天晚上